

64

珍藏本

〔台湾〕
欧阳云飞著

毒
龙
谷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毒 龙 谷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来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铁 木 令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古 洞 奇 遇 | (56) |
| 第 三 章 | 详 细 经 血 鏢 | (113) |
| 第 四 章 | 卧 龙 藏 虎 | (168) |
| 第 五 章 | 两 段 恩 仇 | (222) |
| 第 六 章 | 四 面 楚 歌 | (303) |
| 第 七 章 | 盖 世 红 颜 | (385) |
| 第 八 章 | 喜 相 逢 | (439) |
| 第 九 章 | 名 刹 重 光 | (494) |
| 第 十 章 | 龙 凤 合 璧 | (548) |
| 第 十 一 章 | 谜 样 人 物 | (602) |
| 第 十 二 章 | 君 子 协 定 | (653) |
| 第 十 三 章 | 龙 凤 奇 缘 | (704) |
| 第 十 四 章 | 立 地 成 佛 | (769) |
| 第 十 五 章 | 天 魔 掌 | (808) |
| 第 十 六 章 | 身 世 之 谜 | (860) |
| 第 十 七 章 | 前 因 后 果 | (886) |

第十八章	沙漠遇难	(911)
第十九章	大义灭亲	(958)
第二十章	插翅难飞	(1005)
第二十一章	解功丸	(1053)
第二十二章	群魔伏诛	(1102)

第一章 铁木令

寒冬腊月，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气候十分恶劣，但对位于浙南庆元县的林家庄来说，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正是林家庄庄主苍首神龙林大海的五十大寿之日。

时近黄昏，林家庄的高大庄门首张灯结彩，宾客络绎不绝。

庄内的一座大厅粉壁上，贴着一帧七尺见方的金色大“寿”字，桌上的一对大寿烛，足有三尺多高，烛光灿烂，耀眼生辉，和两旁的寿联寿幛，相映成彩，富丽堂皇。

厅内，人潮如涌，全系三山五岳的成名高手。林家庄庄主苍首神龙林大海，正端坐在一把描金高背椅上，身后并肩站着两个英俊挺拔的中年人，左面是林大海的长子林如龙，右面是次子林如虎。

大厅内虽然群雄云集，但却鸦雀无声，俱皆神情肃穆，不苟言笑，空气沉寂得反常，好像大家的心中都有着极沉重的心事似的。

时间，在沉闷中过去半个多时辰，一切依然如故，大家

皆不言不语。

这时，天下英雄的眸光，皆不期而然的投向厅外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

可是，又过了片刻，却并未见任何人再走进这座寿堂。

此刻，苍首神龙林大海，以及在座群豪的脸色皆越发沉重起来。一个个愁眉深锁，忧急如焚，有的人在厅内负手而踱，有的人至门口探首张望，情绪极为不安。

林大海的长子林如龙见到这般情景，忽然上前一步，俯身附耳说道：

“爸爸，情势千钧一发，时机稍纵即逝，是即刻与天下英雄共商应敌大计？还是要等……”

苍首神龙林大海不等爱子把话说完，便以坚定的语气说道：

“嗯，要等！要等！一定要等！”

余音尚未落地，忽见一个庄丁大步而入，恭恭敬敬的说道：

“禀庄主，八闽钓叟顾雄顾老前辈来啦！”

林庄主闻言愁眉立展，正欲亲自迎出厅去，大厅外已适时走进一个白发老人来。

苍首神龙林大海一见是大名鼎鼎的八闽钓叟顾雄，急忙趋前迎迓。

八闽钓叟成名已久，誉满武林，在座群豪俱皆上前行礼问安，执礼至恭。

顾雄向四方豪杰一一还礼，并且寒暄数语后，对林大海说道：

“如果老夫没有记错，林兄的寿诞应在初秋，现在已是冬尾，这……”

苍首神龙林大海慨然长叹一声，正容说道：

“唉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主要的还是为了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这个女魔头。”

八闾钓叟顾雄闻言一怔，立刻从怀中掏出一张印有火漆金印的蓝色厚纸，打开来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字谕武林各门各派：

本帮主托天之幸，入主四海帮，光被四表，威镇遐迩，群雄望风归顺，势如日正中天，凡我武林同道，皆应争先效尤，入盟本帮，共策共襄，四海一家，如敢相应不理，或阳奉阴违者，一律毁宗灭派，连诛九族。

十二月二十日，是诸英雄入盟晋见本帮主的最后期限，届时本帮主当设宴款待，并面授机宜，否则，灭门灭族，毁派毁家，皆咎由自取，莫怪娇娇妄出无名之师。

顺我者存，逆我者亡，存亡绝续，全在汝一念之间，尔等自决之。

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敬白

八闾钓叟顾雄细看一遍之后，沉声说道：

“这一张充满威胁性的最后通牒，老夫是在半月前才接到，当时就想北来一晤林大侠，不料，适在此时，林兄忽然散贴祝寿，这才改变主意。适才听林兄的口气，好像另有衷由，莫非就是为了这个？”

苍首神龙林大海点点头，声沉语重的说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为了这个，老夫和在座诸君都曾先后收到

同样的最后通牒。”

目光横扫全场而过，继续说道：

“女妖篡夺四海帮，君临天下以来，青城、峨嵋等派，乃至数以千计的英雄好汉，皆毁在淫妇魔掌之下，近年来更是变本加厉，骄狂日甚，动辄兴师问罪，灭派毁家之事时有所闻，弄得武林同道皆噤若寒蝉，闭门而不敢出，老夫虽有力挽狂澜之心，奈何势孤力单，未敢妄动，熟思之下，遂假借贱寿为名，请诸位移驾寒庄，共商大计。”

群豪闻言皆频频点头称善，八闽钓叟顾雄马上说道：

“此计甚善，老夫完全同意，但不知林兄所邀请的英雄是否全部到齐？”

“顾大侠是最后的一位，现在已经全部到齐了！”

话完一挥手，早有庄下数十人入内摆下酒宴。

林大海一面款待群豪，一面命人严密戒备，不准闲杂人等进入大厅之内。

八闽钓叟顾雄这时环顾全厅一眼，一本正经的说道：

“淫妇的最后期限已到，情势可谓危如燃眉，不知林兄可曾筹得应敌妙计？”

林大海神色一敛，道：

“说来惭愧，老夫苦思已久，始终无计可施。”

“可是，事情已经迫到眉睫，必须有个抉择才好。”

“事到如今，拙见以为只有和女魔头周旋到底一途！”

途字刚出口，忽见一个青衫老者越众而来，正容说道：

“林庄主大义磅礴，不畏威武，敢于奋死争战，我‘青衫客孟彪’固然无话可说，但是，淫妇魔功入化，属下高手

如云

以卵击石 破釜沉舟
第一章 铁木令

如云，凭我们在座数十人之力，无异以卵击石，恐怕无济于事。”

苍首神龙林大海一愣，道：

“那么，以孟兄之见是？”

“不如暂时忍唇含恨，出而奔走四方，连络天下仁人志士，只要各派高手肯于携手合作，生死与共，一切仍大有可为。”

“孟兄之言固善，只是女妖限期已到，恐怕措手不及吧？”

“事到如今，孟某以为应该破釜沉舟！”

“破釜沉舟？孟兄可否说得详细一点？”

“老夫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即刻自毁家园宗派，命妻儿徒众远避深山绝谷之中，令淫妇扑个空，无功而返，在座诸君则独自四处奔走，彼此暗通消息，直至天下英雄全部起而响应时便大兴问罪之师。”

顾雄、林大海一闻此言，连称妙计，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黑脸独耳，腰缠银鞭的汉子来，大声说道：

“孟大侠的话，我独耳银鞭李柏年不敢苟同，想那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，武功之高，简直空前绝后，属下高手之多，更是近百年来所仅见，更何况目下已有不少门派率先归附，威势益增，纵然整座武林的仁人志士倾巢而出，依然不是四海帮的敌手。”

林大海听得一呆，道：

“李兄高见以为如何？”

“即刻启程上道，晋见孙帮主，归顺四海帮！”

“什么？归顺四海帮？”

“是的，归顺四海帮！”

此话一出，群豪大乱，激愤已极，有不少人磨拳擦掌，跃跃欲出。

林大海虽也十分恼怒，但他涵养极深，并未流露出来，当下肃容说道：

“林某为武林一庄之主，宁肯毁庄灭门，也绝不投降女魔王，为淫妇所驱使！”

“可是，林庄主，事实摆在面前，只此一路，别无他途，你不俯首归附，当孙帮主驾临贵庄之日，也就是贵庄毁庄灭门之时，林大侠久走江湖，见多识广，深盼能多加考虑才好。”

林大海强忍住满腹的怒火，寒脸说道：

“老夫心意坚如铁石，根本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！”

独耳银鞭李柏年闻言嘿嘿阴笑一声，阴阳怪气的说道：

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林庄主既然这样说，兄弟只好就此告辞！”

话落人起，拂袖而去。

猛听青衫客孟彪喝了一声：

“站住！”

气呼呼的追了上去。

接着，有七八个愤怒的高手，也挺身而出，准备拦截李柏年。

苍首神龙林大海睹状眉头一皱，急忙伸手阻住孟彪等人，道：

“孟兄，人各有志，别为难李当家的，让他去吧！”

“可是，林大侠，他这一去，必然投靠女魔王，岂不是纵虎归山？”

“无妨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果，如果他不肯悬崖勒马，迟早难逃应得的报应。”

“好吧！林兄既然这样宽宏大量，就饶他一死，下次见面时孟某不幸了他才怪！”

话至此，独耳银鞭李柏年已走至大厅门口，群雄中虽有不少满腹义愤，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的人，但林大海既然如此处置，却无人敢持异议，眼睁睁的看着他扬长而去。

“别动！”

话落人现，就在李柏年前脚刚刚踏出厅门，另一只脚还留在厅内的时候，蓦见黄衫一闪，面前已立定一个剑眉凤目，面如冠玉，身穿淡青色轻裘，肩披虎皮翻毛英雄氅，神情庄重英武，眸中闪闪有光，仪态轩昂，不怒自威，年约十七、八岁的少年。

独耳银鞭李柏年一见是个毛头小伙子，鼻孔眼里冷冷的哼了一声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少年见状，剑眉一扬，怒声道：

“李当家的，在下叫你别动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哈哈，小子，你找李大爷，什么事？”

“好说，小可想请教阁下是不是决心投靠四海帮？”

“李某刚才的话，你小子已经全部听到了！”

“不错，我的问题阁下还没有答复呢！”

“是怎么样！否又怎么样？”

“否，我们做个朋友。是，在下少不得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。”

“他妈的，小狗胎毛未褪，乳臭未干，竟敢这样猖狂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疾上半步，右掌猛一扬，劈面就是一掌。

少年冷然一笑，单掌一扬之下，就将李柏年的掌势挡了回去，震得他退了半步。

李柏年在武林中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，睹状心火大发，刷的抽出亮银软鞭，凌空打了一个鞭花，直向少年颈项扫去。

冷笑声中，但见黄影闪了一闪，群豪正为少年的安危担忧，岂料，眨眼间独耳银鞭李柏年的亮银软鞭已经被少年夺了过去。

少年用的是什么功夫，群豪没有看清楚，李柏年也茫然无知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嗖的一声，少年抖手掷出亮银软鞭，冷冰冰地说道：

“小可上体天心，不愿滥开杀戒，你走吧，阁下如果仍旧一意孤行，自甘下流，当真要做淫妇的走狗，我们再度重逢时，只怕就再没这么客气了！”

独耳银鞭李柏年自视本来极高，万不料，对方不费吹灰之力，便把自己赖以成名的兵刃夺去，情知少年技深若海，彼此功力相去极远，暗暗把心一横，拾起亮银软鞭，垂头丧气的径自飞奔而去。

少年已听清独耳银鞭之言，显然在厅外伫立已久，可是，厅外戒备森严，厅内高手如云，事先却毫无所觉，今见

他举手投足之间，就迫使李柏年服输而去，群豪私下里皆认为此子必然大有来头，不少人举步迎了上去。

那知，少年却一语不发，一面向朝他走过来的人含首为礼，一面直向林大海走去。

苍首神龙林大海眼见少年技服李柏年，心中大为赞赏，当即大步迎上去说道：

“老朽林大海，敢问小英雄怎么称呼？”

少年谦恭有礼的说道：

“不敢，小可何文玉。”

“何文玉？令尊是……”

“美剑客何子清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美剑客何子清六字一出口，场中立刻响起一阵哄堂大笑，刺耳已极。

何文玉听得一愣，道：

“你们笑什么？”

苍首神龙张口欲说，身旁突然闪出一个黑衣壮汉来，嘿冷笑道：

“笑你仪表堂堂，却有一个江湖败类，丧名乱节，风流成性的父亲！”

“这位朋友请别信口开河，家父素行清白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？”

“从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说起。”

“在下不惯打哑谜，阁下有话就直说吧！”

“我问你，美剑客何子清现在做什么？”

“小可随师学艺，十年未归，家父近来的情形一概不知。”

“哼哼！我看何朋友大概是不好意思吧！令尊何子清现在是四海帮总坛‘醉仙宫’的内宫首席护法，不过，名虽‘护法’，实乃‘护花’，白天守门守户，夜晚登床上铺，是一个十足的江湖恶棍……”

何文玉听在耳中，如遭电打雷劈，心说：

“我离家十年，难道父亲他老人家真的已经屈服在妖妇的淫威之下？这……”

心想至此，突闻苍首神龙林大海对那个黑衣壮汉说道：

“此子言行脱俗，一脸正气，似非邪道人物，乃父败绩断不可扯到何小侠身上……”

那人闻言一怔，理直气壮地争辩道：

“林老前辈之言固是，但在下却很担心他是四海帮派来的奸细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何小侠如系四海帮的人，绝不会打跑李柏年。”

“这倒未必，女魔最工心计，行事素来神鬼莫测……”

何文玉乍然清啸一声，爽声说道：

“住口，此事在下现在真假莫辨，恕难判定是非，他日真相大白，家父如若当真丧名败节，服侍孙娇娇，何文玉自当亲上四海帮，劝他老人家弃暗投明。但，自此而后，在下诚恳的希望各位别再信口雌黄，否则，文玉如有什么冒犯之处，万望海涵才好。”

这话说得义正词严，落落大方，群雄皆大为心折，黑衣

壮汉环顾左右，欲语无言。

霍然，“当！当！当……”庄门外响起一阵急促而嘹亮的钟声。

钟声绕耳未尽，只见一个庄丁气急败坏的跑进来说道：

“禀庄主，四海帮主派来一个特使，现在已至庄门之外，请庄主速作定夺。”

这话恍如平地一声雷，群豪不由皆大吃一惊，苍首神龙林大海望了八闽钓叟顾雄一眼，道：

“让他进来吧！不必拦阻，免得伤害无辜！”

“是！”庄丁应声躬身而退。

没多久庄门咿呀而开，啼声得得，驶进一辆豪华大轿车。

车轘上坐着一个中年车夫，车后四马相随，马上之人凶猛强悍，一脸横肉。

只见车夫丝鞭频捷，四个黑衣剑士拍马而进，浩浩荡荡的直向大厅冲过来。

林家庄的众高手，以及天下英雄，见来人趾高气扬，如此跋扈，皆大为不满，俱皆怒目而视，蠢蠢欲动。

只有苍首神龙林大海、八闽钓叟顾雄等几位修为有素的一等高手，一直端坐大厅之内，不言不动。

终于，马鸣如泣声中，豪华轿车停在大厅门口。

轿后四剑士翻身下马，走至轿前，齐齐正容说道：

“禀梁特使，现在林家庄已到，请命定夺！”

只听轿内冷冷的“嗯！”了一声，廉帘微晃，已疾逾闪电似地冒出一个魁梧昂藏，紫衣独臂的精壮老头子来。